



禁足

蘇小
舒

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禁足

J
I
N
Z
U

东野

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0-606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禁足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1.3

ISBN 978-7-5127-0124-3

I. ①禁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22902 号



禁 足

作 者：亦 舒 著

选题策划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钱 丽 纪 辉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盛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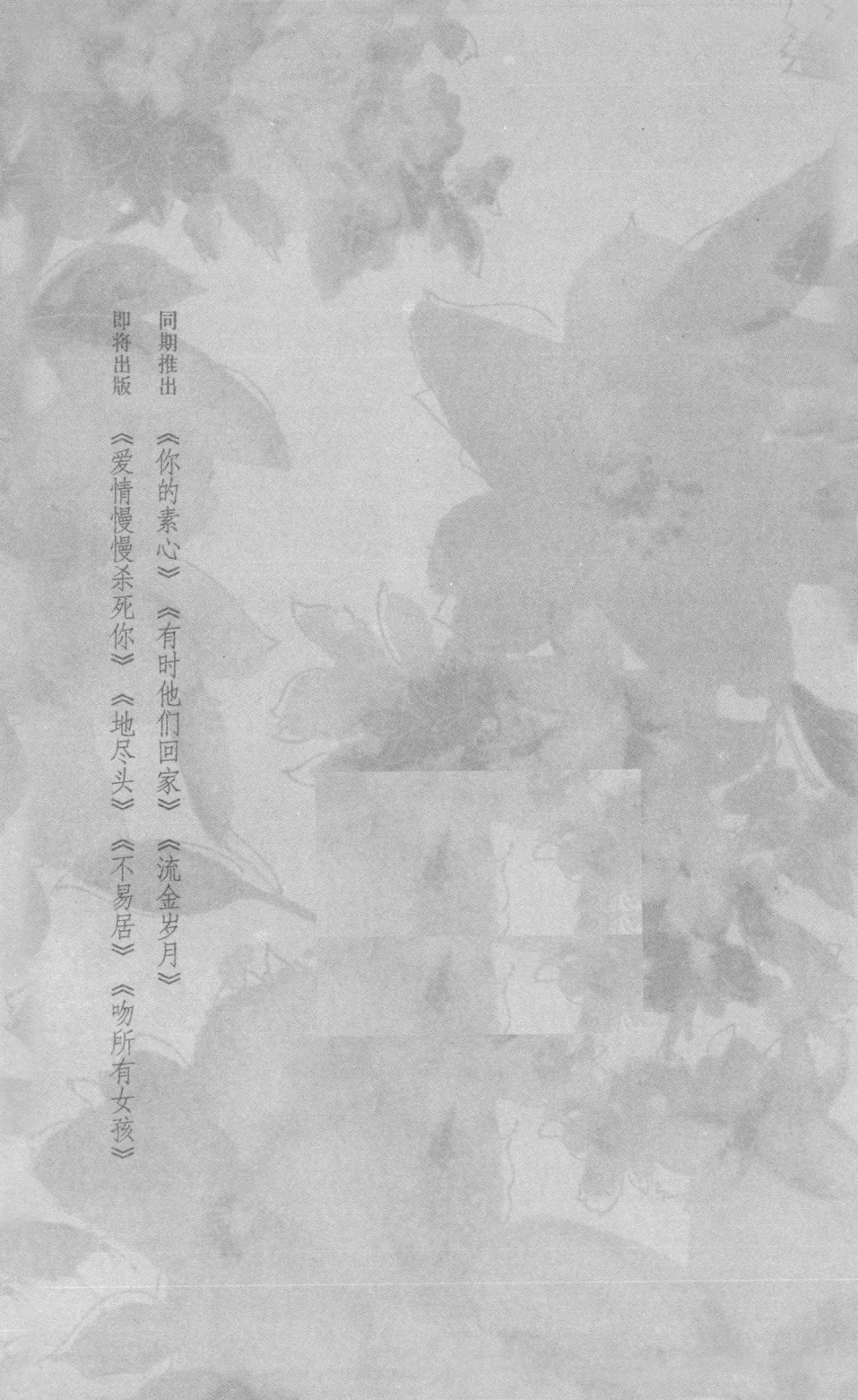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：91 千字

版 次：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3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27-0124-3

定 价：22.00 元



即将出版

同期推出

《你的素心》

《有时他们回家》

《流金岁月》

《爱情慢慢杀死你》

《地尽头》

《不易居》

《吻所有女孩》



一民已经很醉了，照医生的说法，她体内酒精血液含量，起码已超标多倍。

她视力模糊，口齿不清，四肢摇摆，可是精神亢奋，她大声笑，捡着啤酒瓶子，往嘴里灌。

在场同学也不见得全是损友：“一民，放下酒瓶，喝死没有奖章。”

一民大着舌头笑：“我自十五岁开始喝，难不倒我。”

“一民，把车匙拿出来，你不宜开车，我找人送你回家。”

一民缓缓放下酒瓶：“你说的是。”

那朋友刚松口气，忽然有人大声说：“谈一民，今日你二十岁生日，为什么不见雷建华，叫他来接你走可好？”

那朋友一听雷建华三个字，像看见那种会飞的蟑螂似的，“嘘，嘘，你说什么”，把那多嘴的人推开。



一民正穿上外套预备离去，突然愣住，她缓缓把最时兴的名牌金色小手袋斜挂在肩上，低头，沉默地往酒吧出口走去。

后边有人问：“一民，你没事吧。”

“随她去，过上个把月就好了，失恋罢了。”

“真是，谁没有失过十次八次恋，苏大明干脆在手臂上文上JILTED一字，罗马数字已经写到V，第五次了，哈哈。”

“一民，一民，生日快乐。”

他们已经找不到她。

一民蹲在楼梯口，酒吧在地窖，一向是他们这一帮人的娱乐场所，熟稔得可以打九折，这一层红地毯楼梯她不知道走过多少次，可是今晚，爬上去又滑下来，她全身乏力。

一民怔怔落泪。

有人扶起她：“叫建华来接你好吗？”

一民轻轻说：“我没有醉。”

“是，你们都那么说。”

一民心里很清楚，建华不会再听她电话，他的号码已改，人面已非。

“你在这里等着，一民，我去拿车匙送你。”

一民却踉跄到停车场，她一时找不到车子，半跪下呕吐，身上一套蛋黄色套装顿时染污，她挣扎起来，掏出车匙，一按，跑车嘟嘟应两声，唤她的主人。

一民抹去眼泪，拉开车门上车，耳畔听见有人叫她：“一民，一民——”

她已经绝尘而去，车子录音机自动开启，慷慨激昂的歌声传出：“胜利歌声是多么响亮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

一民按钮，歌声隐去，忽然转为柔靡无比的印度释他琴乐声，绵绵不尽，幽怨地诉说着那数千年的忧郁，一民把车驶上公路。

车速并不是很快，但是她听到迎面来车子的惊惶响号及闪灯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一民突然醒悟过来，天呀，她入错了线，与来车对头，随时会得碰撞，她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把车慢驶，预备大路 U 转。

来不及了，警车呜呜驶近，显然有司机报警。

一民只得把车子停住在路中央。

两部警车夹住她停下，警员跳下车，用喇叭对她厉声疾呼：“把车驶往前面避车处，听到没有，驶进避车处！”

一民醒了，她知道自己闯了祸，把车子驶进避车处停好，警员走近。

“双手放头顶，下车！”

一民双腿颤抖，举高手，站跑车旁。

另一个警员走近便向她说：“醉驾，小姐，你需要吹气测验。”

另一个警员立刻把仪器取来要求她测试，警车上强烈射灯照如白昼，谈一民只得照指示做。

“二点五倍！”

警员查看她驾驶执照：“谈小姐，你得跟我们走。”

一民忽然问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凌晨三时，谈小姐。”



女警员把她推上警车，一边掩着鼻子：“谈小姐，你呕吐过了，你醉酒驾车，不但危害自身，也随时伤及别人。”

一民无言。

警车往警局驶去。

一民喃喃说：“叫建华来接我，叫建华，快。”

她闭上双目，眼泪滚烫流下脸颊。

到了派出所，谈一民被警方正式拘捕，警察说：“谈小姐，你可叫律师保释。”

她想一想，坐下，拨电话给姐姐一辉：“姐，我在中区派出所。”

一辉在梦中惊醒，听到这句话，愣住，她丈夫李佳文在一旁问：“谁，半夜三更什么事？”

一辉马上说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“姐——”

“我马上到！”

谈一民被关进拘留室，那是警局后厢一只大铁笼，里边已关着两个流莺，衣冠不整，蓬头垢面，全身无一处好肉，全是淤青擦痕。

一民相信自己同她们也差不多。

她在一个角落坐下，闻到一股尿臊臭。

一民忽然失笑，双手掩脸。

这时，她听到长凳另一角有人轻轻唱：“祝我生辰快乐，祝我生辰快乐，今天是我生日。”

一民头晕，靠墙上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几岁？”

“二十岁。”

一民苦笑，“我也今天生日，我亦二十岁。”

那个粗眉大眼女子穿廉价窄裙，几乎整个胸脯露在外边，但是看得出她年轻，而且彷徨。

她问一民：“你在哪个环头被捕？”

一民叹气。

这时，铁闸外有人叫：“谈一民，出来。”

一民抬头，看到姐姐，她上前招呼，警员打开栅门，一民走出来。

姐姐把外套罩在她肩上，把她领到外边保释。

姐夫正与当值警官照会。

“李律师，大家都是同事，我也曾与律政处办公，我认识谈一辉法官，这次谈小姐危险醉驾……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请在这里签名。”

“警方得扣留谈一民的驾驶执照。”

“我们明白。”

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一民离开警署，天已经蒙蒙亮。

一民一言不发。

李氏夫妇说：“先把她带回我们家吧。”

她听得姐夫说：“中午再知会爸妈，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爸在新加坡考察，母亲在长途飞机上正前往杜苏道夫参加一个传染病会议。”



“那么，由我们暂时做主。”

一民像一只木偶般跟着姐姐与姐夫回到他们山顶寓所。

一辉把她领到浴室，叫她坐在浴缸内，扭开莲蓬头，微冷的水直淋在一民身上，她打一个哆嗦。

姐姐把浴帘拉上。

姐夫在外边问：“她醒了没有，你且别教训她。”

姐姐叹口气：“夫复何言，上次醉驾撞死狗一事尚未解决，这次罪加一等，你是法官你会怎么说？”

“叫建华来说话。”

姐姐说：“别再跟我提这个人。”

一民连头发带衣裳淋个湿透，她仰起头，接住温水漱口，抓起肥皂洗脸。

“你劝劝她。”是姐夫的声音。

“她自己会想，那么大的人了。”

“她行动危险，迟早出事。”

一民奋力剥下衣裳，摇摇晃晃地在浴缸站起。

姐夫：“闹出人命，怎向爸妈交代。”

姐姐：“我怕有人在她饮料下迷药。”

姐夫：“在公路上差些与货柜车对撞也够恐怖的。”

一民脚下一滑，咚一声摔倒，姐姐连忙抢进浴室，她惊呼：“叫医生！”

一民额角缝了三针，医生顺便替她做了些检查。

他们说，当一个人运道黑得不能再黑的时候，天会转亮，希望是这样。

谈一民提堂那一日，额角上还贴着蝴蝶胶布，由邵至美律师陪同上庭，刑警大声呼叫：“档案一四七五三号谈一民。”

法官问：“何事？”

“醉酒危险驾驶。”

“如何答辩？”

“我当事人认罪，法官阁下。”

一民沉默，她认得法官是姐夫的朋友欧阳。

“我要听谈一民亲口认罪。”

邵律师推一推一民，一民低声答：“认罪。”

欧阳法官叹口气：“谈一民，这次事态严重，我判你进行特殊治疗戒酒，并且在寓所拘禁三个月，还有，释放后为公众服务八十小时。下一宗。”

邵律师松口气，把一民拉到一旁，打电话通知一辉，一民默不作声。她憔悴而落魄，脸色煞白，精魂像是离她而去，只剩下一具肉体。刑警搭住一民肩膀，邵律师连忙放下电话，朝刑警点头示意。

一民随即被带到一间房间，“坐好。”

一民坐在木椅子上，有人蹲下，在她足踝戴上电子仪器。

“记住，以你为中心，只能在直径三百公尺范围活动，走出范围，警钟响起，警方立刻知悉，届时，有可能判你正式入狱。”

一民沉默，她看着左足踝上那条电子带，带上有一枚小红灯闪烁



不停。

邵律师暗示一民站起来。

一民忽然轻轻对律师说：“我会好起来，我一定会。”

邵律师眼睛发酸：“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。”

她拥抱一民。

他们都看着她长大。

这时，欧阳法官也过来：“谈一民，我真想亲手打你一顿板子。”

姐姐一辉站在身后，一共两位法官两名律师，劳师动众，为了一个不听话的少女，叫他们担足心事。

一民觉得深切歉意，她轻轻说：“我以后不会再犯。”

“回家去吧。”

他们聚在一起说了几句话。

一民垂头站一边，忽然听到有人“喂”一声，一民转过头去，见一俏丽染蓝发少女向她挤眉弄眼。

一民木无表情看着她。

少女说：“有法子解掉足镣，我的电邮号码是——”

一民听到姐姐叫她：“一民。”

少女问：“记得号码否？”

一民点点头。

少女闪开。

一辉领妹妹到一间公寓门口。

她直看到一民眼睛里去：“这三个月你在这里生活，这里叫永裕

台十八楼甲座，面积一千六百平方英尺，足够你活动，我已雇了保姆照顾你生活起居，并且请学校把功课在互联网传授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

一民轻轻答：“明白。”

“再犯，你就得入狱，届时，齐天大圣也救不了你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看你样子，好像真有点明白的样子，每星期两次，你会前往匿名戒酒所接受治疗，我安排了司机，届时，足镣上电子警钟系统会获得调整。”

一民垂头。

“一民，”姐姐吁出一口气，“你变成这样，家人也要负责。”

“不，不，纯是我一人之错。”

一辉苦笑：“我也希望可以那样想：十五岁女孩怀孕生子，把婴儿扔到街上，只是她一人下贱癫痴，我想不，的确有家长，包括大姐的疏忽。”

“姐姐，这不公平。”

这时她身边电话响起，她站到另一角去听，不一会儿她脸色凝重地答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一民知道电话有关其他人犯。

一辉抬起头：“下午许医生会来与你说话。”

她匆匆离去。

一民环顾四周，发觉公寓露台宽广，整幢大厦作扇子形，建筑在一个弯月形沙滩之上，背山面海，环境十分幽美，这一定是姐姐的投



资物业之一。

说起一辉，只比一民大几岁，可是两人性格宛如云泥，当然一辉是云，一民是泥，烂泥，她自嘲。

一辉是那种超级成就者，自有考试，总成绩永远满四分，十五岁进大学读法律，六年后毕业进律政署工作步步高升，年初成为律政署最年轻法官。

就是因为年轻，不得不衣着老成：只穿深灰铁灰淡灰，身段窈窕的她有个绰号叫美官。

这便是大姐，平日对一民，亦不苟言笑。

但是，有什么事，一民还是找姐姐，一辉头脑清晰，思维公平，她可以信任她。

这次，祸闯大了，再不改过，会被关到牢里，一民打个冷颤。

她走进房内，看见一张床，连忙拥着被褥，紧闭双目，她昏睡过去。

自幼她用睡眠逃避，一遇什么难题，便蒙头大睡，醒来便有勇气：“妈妈，这是我成绩表，中英数全不及格”，“我与莫美萍打架”，“我不见了书包”……

对一民来说，什么可以出错的地方终于都会出错。

父母开头也很谅解：“一辉例外，一民正常。”

又说：“人类社会的标准真奇怪，什么都逆天性而行，谁不爱吃喝玩乐？每个学生都讨厌测验考试，偏偏越是会得牺牲与逆流而上的人越获褒奖，什么克己复礼，什么死而后已，叫少年极难做到。”

可是，父母做到，一辉做到。

就一民是只黑羊。

她熟睡，可是这一次，事态严重，她梦见警察追捕她：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，探照灯照如白昼，警员荷枪实弹，“双手放在头顶！”

一民在梦中号叫，终于惊醒，看到一个中年女子站在她面前，捧着一杯茶，示意她喝下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女子轻轻回答：“我是保姆王姨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见你进屋？”

“我一直在厨房。”

王姨说话口齿不同常人，一民注视她。

王姨微笑：“我失聪，自三岁起耳聋，你说话，要面孔对牢我，我可以读唇。”

啊，一民有点意外：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
“有事尽管叫我做，爱吃什么，不妨告诉我。”

一民咕咕咕喝下安神茶，略觉好些。

“许医生来了，在书房等你。”

一民洗把脸见医生。

一民这时发觉除了姐夫外，所有人是全女班：欧阳法官、邵律师、许医生、王保姆。姐姐故意隔开男生，以免节外生枝。 •

许医生叫她坐。

书房布置很简单，只有一张书桌与两张椅子。

医生开门见山：“一民，你要戒酒。”



这时一民已经渴望面前有一瓶冰冻啤酒。

“很多人不知什么叫酗酒，以为醉汉似乞丐般全身邋遢走路东歪西倒语无伦次，其实不然，一个人，每日二十四小时之内，若喝五安士红酒、十二安士啤酒，以及一安士半甜酒，即是酒徒。”

一民大吃一惊，她还不止喝这个数量。

每天下午三时，她便想喝杯苦艾酒，黄昏，最好有威士忌加冰，整晚起码两瓶啤酒。

“一民，你喝了好几年，你的肝脏，老化像一个四十岁人，再这样喝下去，三十岁已经血管硬化，中酒精毒，容颜苍老，双手发抖。”

一民双手此刻已经微颤，心情浮躁。

“戒酒戒烟，即时实施。”

医生取出两种药用黏贴膏布：“每日替换。”

一民轻轻问：“失恋呢，失恋可有膏布减少痛苦？”

许医生笑了：“没有，抱歉。”

一民喃喃说：“I am so grounded.”

“你说得一点也不错，”许医生握着一民的手，“我虽然不是你的接生医生，但却是你的儿科，小小的你由妈妈抱来，注射混合防疫针，放声大哭，声震屋瓦，历历在目，一民，我们都疼爱你。”

一民只会赔笑。

“你现时身高五英尺六，体重却一百五十八，并不健康，戒了酒，三月内可减掉三十磅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一辉另外找了心理医生每周见你一次。”

姐姐什么都想到了。

“为何喝酒？”

“喝了心里舒服些。”

“一民，你有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我有压力。”

“你有何种压力？可是自觉不如一辉优秀？”

“不，一辉比我强，我很高兴，父母也从不将我俩比较，我从不
想学姐姐。”

“那是为了什么？你是大学二年生，所读科目又是自选，为什么
喝得酩酊？”

“也许，酗酒有关遗传因子。”

“作为西医，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，此外，可是因为失恋？”

“与雷建华分手之前，我已喝了很久。”

“那么，是寂寞的缘故吧。”

“我喜欢酒好滋味，尤其是香甜的餐后酒，闻到已垂涎欲滴，还有
香槟，老远像会伸手叫我。此外，白兰地、威士忌、黑啤酒、葡萄酒，
什么都好喝。”

许医生摇头叹气。

一民已经有点坐立不安。

医生帮一民贴上药用膏布：“我还开了一些药丸，你要定期
服食。”